

## 医家南针

## 兰茂四时用药特色探析\*

李 福 马 梅 方 云 张艳珠 赵永丽 李华玲 邱 敏 李永辉 黄长兴

昭通市中医医院 云南 昭通 657000

**摘要** 兰茂所著的《医门揽要》《滇南本草》作为研究云南省中医药与民族医药文化的重要著作,后世医家在对其进行研究总结时往往忽略了时令用药的重要性,结合兰茂的学术思想背景,认真研读《医门揽要》《滇南本草》,查阅相关文献资料,从理论源流、四时主脉、四时用药、分步论治、扶正固本、四时养生等方面对兰茂时令用药特色进行收集整理,以便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兰茂学术价值。

**关键词** 兰茂 四时用药 医门揽要 滇南本草

兰茂(1397—1476),字廷秀,号止庵,自称为“和光道人”。云南省嵩明县杨林镇千户所人,祖籍河南洛阳,是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、音韵学家、文学家。兰茂所撰写的《医门揽要》《滇南本草》等医药学著作流芳后世,造福云南乃至全国人民。“四时用药”理论首见于《内经》,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言“天覆地载……人以天地之气生,四时之法成”,此处的四时即“四季”,阐释了天地之气与四时的变化对人体疾病的发生、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兰茂《医门揽要》《滇南本草》中的理论多尊崇仲景等先贤,又结合云南当地时令节气变化灵活遣方用药,以顺应自然界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之变,使人体达阴阳平和,可谓“习古而不泥古”。

### 1 “四时用药”理论源流

《内经》提出“四时阴阳者,万物之根本也”“春夏养阳,秋冬养阴”<sup>[1]</sup>等理论,初步搭建“四时-阴阳”的理论,告诫人们应当遵循“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”等自然规律。《素问·金匱真言论》言“春气者病在头……故春善病鼽衄”<sup>[1]</sup>,指出不同的季节疾病的临床表现不一;《灵枢·顺气一日分为四时》言“夫百病者,多以旦慧昼安,夕加夜甚”,指出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昼夜更替等密切相关;后世医家张景岳提出“夫阴根于阳……所以圣人春夏则养阳,以为秋冬之地……有秋冬不能养阴者,每因纵欲过热,伤此阴气,以致春夏,多患火证,此阳胜之为病也”<sup>[1]</sup>,认为人与自然是有机整体,一切活动都应顺应四时阴阳消长、转化的客观规律,才能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;李东垣《脾胃论》言“夫诸病四时用药之法,不问

所病,或温或凉……夏月有疾加大寒之药,秋月有疾加温气药,冬月有疾加大热之药,是不绝生化之源也”<sup>[2]</sup>,认为疾病要根据四时季节寒热温凉来遣方用药,才不会让疾病发展转化。兰茂《医门揽要》中感寒合症篇言“春温夏暑秋湿冬寒,皆四时不正之气。但滇省地处天末,节候不真,天偶阴雨即冷,人冒之即为感寒症……但伤寒有阴阳,感寒独伤于阴。伤寒有汗、有下,感寒只宜温以散之而不可表。轻者服胡椒汤,围炉即散;重者羌防建中汤主之。如不愈,桂附理中汤治之”<sup>[3]</sup>。兰茂遍游滇南之地,寻医问药,整理出了具有云南地域特色的《医门揽要》《滇南本草》著作,遣方用药灵活多变。

### 2 脉应四时而变

四时常脉首见于《内经》中,其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四时脉象变化,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言“春应中规,夏应中矩,秋应中衡,冬应中权”“春日浮,如鱼之游在波……冬日在骨”<sup>[1]</sup>,详细论述了脉应四时的变化规律,将四时脉归纳为“春弦、夏钩、秋毛、冬石”,还对其形成机理、形态结构等进行整体分析。《难经》亦言“弦钩毛石者,四时之脉也。春脉弦者,肝东方木也,万物始生,未有枝叶,故其脉之来,濡弱而长,故曰弦……此四时之脉也”<sup>[4]</sup>,更加详细地阐释了四时脉的变化特性。《伤寒论》提出脉“随时动作”的观点,其言“脉有三部……随时动作,效象形容,春弦秋浮,冬沉夏洪”<sup>[5]</sup>。《中藏经》中提出脉因四时而“旺”的观点,其言“春乃万物之始生,其气嫩而软,虚而宽……冬脉沉濡而滑曰平”<sup>[6]</sup>,深入阐释了四时脉象的不同变化特征。晋代王叔和的《脉经》言“冬至之后得甲子,少阳起于夜半,肝家王,肝者东方木,万物始生,其气来软而弱,宽而虚。故脉为弦”<sup>[6]</sup>,确定了四时不同脉象的形态标准。

\* 基金项目:云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(202101AZ07001-290,202301AZ070001-107)

兰茂《医门揽要》言“春属木,肝脉为主……冬属水,肾脉为主;故春弦、夏洪、秋毛、冬石,反之亦逆也”<sup>[3]4-6</sup>。兰茂认为“弦、洪、毛、石”为四时脉之特征,对应四季中春季多病风邪,以弦脉为主;夏季多病暑热夹湿为患,以洪脉为主;秋季多病燥邪,以毛脉为主;冬季多病寒邪,以石脉为主。兰茂详细介绍了每一种脉象的形态特征,如初按之而即应指者曰浮脉,将浮脉分为浮洪、浮滑、浮涩、浮空之脉;并将脉按照阴阳属性进行分类,如浮洪、浮涩为阳,浮滑、浮空为阴,详细阐释了四时脉象的生理、病理变化情况,如《医门揽要》言“春冬患病者,由夏末秋初伏住暑湿。一感四时不正之气,即成痼疾。六脉俱洪”<sup>[3]74-75</sup>,其中“以脉辨八纲、卫气营血、三焦、脏腑、六经”“以脉指导临床用药”等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。

### 3 药应四时而调

兰茂继承先贤之理论,坚持四时主脉—四时症状—四时治法—四时用药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作为指导,《医门揽要》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春季易感受温邪,夏季易感受暑邪,秋季易感受湿邪,冬季易感受寒邪,但云南具有独特的地域、气候环境,其气候特点更是形成“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”的多样性局面。《医门揽要》言:“中暑头疼不可忍者,用艳茶占飞盐治之。夏秋可用,春冬宜忌。”兰茂以中暑为例,提出了“因时制宜”的重要治则,《滇南本草》<sup>[7]40</sup>提出香附根据不同季节用药浸泡时间不同;青蒿春夏用苗,秋冬用子等,告诫后学者临证需要随四时变化灵活遣方用药。

3.1 春季多风、多燥、多温,用药宜疏散、凉润: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曰“春三月,此谓发陈,天地俱生,万物以荣”<sup>[1]</sup>。春季是阳气生长升发之际,气候逐渐变暖,多风且伴有小雨,万物得以滋润而生长。兰茂顺应春季多风、多燥、多温等特点,《医门揽要》言“小柴胡汤治伤寒中风少阳症,往来寒热……及春月时咳,疟发寒热。妇人伤寒,热入血室”<sup>[3]54</sup>。兰茂此处的小柴胡汤与仲景《伤寒论》中小柴胡汤在药物组成有别,本方在仲景小柴胡汤基础上,将人参易为沙参,又加甘葛、陈皮而成,是兰茂结合云南春季地域特点,因地制宜,清热的同时兼顾养阴润燥。

3.2 夏季多暑热、湿邪,用药宜清热、除湿:夏季气候炎热,至长夏时,气候在炎热的基础上又变得更加潮湿。《脾胃论》言“过六七月间,河涨霖雨,诸物皆润……助热为邪”<sup>[8]</sup>。李东垣认为夏季除了易感暑热之邪外,还易遭受湿热邪气。兰茂在《医门揽要》中言“暑月嗜食瓜果,致内伤生冷,外感暑湿……当以桂附为主,如桂附理中汤、大顺散,或羌防建中汤加黑姜治之”<sup>[3]50</sup>。兰茂治疗夏季

疾病多以清暑热、化湿为主,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湿热,结合云南实际提出秋暑当以温阳为主的治法,而中暑宜和解,而禁下、禁表的治疗,并提出诸多治法方药。如夏季常用清暑热、解表、化湿之品,如清暑益气汤、九味羌活汤等方剂,还善于运用《滇南本草》<sup>[7]8</sup>中红梅清、桑白皮、马齿苋、苦瓜、葛根、黄参等清解暑热,白芷散、韭叶芸香草等治疗暑湿,鸡头实、瓦松除夏季之湿邪。

3.3 秋季多湿邪、燥邪,用药宜除湿、温润、补益:秋季气候由炎热转为凉爽,如李东垣提出“秋月有疾加温气药”<sup>[8]</sup>,《脾胃论》中言“何故秋旺用人参、白术、芍药之类反补肺,为脾胃虚则肺最受病,故因时而补,易为力也”“治脾胃虚寒,心腹胀满,及秋冬客寒犯胃,时作疼痛”<sup>[8]</sup>。兰茂在《医门揽要》中提出“伏暑多因长夏受暑湿之邪,留伏体内,至秋后发病者。因发作时间迟早不同,有伏暑秋发、晚发、伏暑伤寒、冬月伏暑等名称”<sup>[3]56</sup>。治疗湿偏重者,宜选用清暑六合汤、理中汤等,便血脾胃有湿宜选用槐花散,秋季泄泻宜选用五苓散。兰茂提出秋季病多燥邪、湿邪,常用除湿、温润之品,如桑叶、桔梗、沙参、玄参等;善于运用《滇南本草》中云连、拐枣、葡萄、土千年健等除湿。兰茂还提出秋季宜适当进补,如香砂六君子汤加薏苡仁补脾胃而化湿。

3.4 冬季多寒凉,用药宜温补:冬三月,“草木凋,蛰虫去,地户闭塞,阳气伏藏”<sup>[9]</sup>。冬季天寒地坼,霜雪严凝,宜静谧闭藏。冬季寒气渐盛,寒为阴邪,易伤阳气,寒性凝滞收引,其性属阴,其气清冷,易侵人体,致阴寒内盛。冬季易感寒邪,疾病性质往往多寒,冬季病因多为寒邪,如“冬三月,阴气在外,阳气内藏。当外助阳气,不得发汗;内消阴火,勿令泄泻。此闭藏周密之大要也”<sup>[9]</sup>。常用温补之品,如附片、干姜、肉桂、桂枝、细辛、熟地黄、山萸肉、山药、枸杞子、鳖甲、杜仲、牛膝、黄芪等填精益气,补益脾肾。冬天气候寒冷,寒饮上逆,加吴茱萸苦辛热药,以温散结于胸中的寒饮。

### 4 分步论治,扶正固本

4.1 分步论治疾病:《医门揽要》是兰茂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的理论概括和临床经验结晶,兰茂根据疾病的病性不同、病势缓急、阶段性差异等,采取分步论治。分步论治,即在面对复杂疾病时,辨别缓急、虚实,进行分步骤分阶段论治。如《医门揽要》中“淋症:乃湿热所致,宜分利之,而后补。但淋症皆由肾虚,虽有虚实二症,均宜补肾为主。虚者,右尺必浮疾,分利之后,宜急补之。治法先用萆薢饮,后用金匱肾气汤”<sup>[3]29</sup>。兰茂针对外感疾病多以祛邪为主,兼以扶正,使病邪去而正气得复,体现了先祛邪后扶正的思想。

4.2 灵活加减用药:兰茂在《医门揽要》便秘篇中言“故治阳虚而结者,但益其火而阴凝自化。治阴虚而结者,则壮其水而泾渭自通……或以时令之火蓄于脏”<sup>[3]68</sup>。在《医门揽要》中暑篇中又言“治法不可过表,亦不可过里,宜和解之。如清暑益气汤、九味羌活汤、人参败毒散、十味香薷饮、益元散或小柴胡汤……宜因症加减,未有不愈”<sup>[3]49</sup>。兰茂认为云南春季多风、多燥,宜加防风、荆芥、玄参、玉竹等疏散、润燥之品;夏季多加用清暑热之藿香、香薷,考虑夏季暑热宜耗伤人体正气、津液,多佐以西洋参、党参等。兰茂在《滇南本草》<sup>[7]62</sup>中记载茄子,味甘淡,性寒,秋后食之损目,具有明显的四时用药特性。

4.3 顺时而补,调和五脏:兰茂在《医门揽要》中遵循因时、因地、因人制宜的原则,治病强调“扶正固本”“调补中焦”。如“老人伤风,脉虽六部浮洪,皆虚阳鼓指也……加桂枝、羌活、防风、苏叶、薄荷治之”<sup>[3]62</sup>。老人伤风,虽然出现一系列表证,但其根源在于正气亏虚而感邪于外,治疗当扶正为本。兰茂将疾病分为三类,即“阴虚,以六味汤投之;阳虚,以八味汤投之;中气虚,以补中汤投之”<sup>[3]8</sup>,将气血阴阳与脏腑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兰茂还提出秋湿治法与中暑有别,秋湿治以温阳为主,是兰氏结合滇南实际而提出的重要学术观点。夏秋季暑邪致病多以耗气伤津或伤阴,夹湿为主,治疗当益气养阴祛湿,如清暑益气汤益气健脾,清暑祛湿;而秋冬季节感寒之症,兰茂提出“感寒只宜温以散之而不可表”的观点<sup>[3]59</sup>,如产妇血虚感寒,只能补血散寒,都体现了兰茂“因时制宜”的扶正固本思想。

## 5 四时指导养生

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认为人的生活起居、情志活动等需要适应自然界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阴阳消长变化,与天地万物生、长、收、藏的规律一致,以保持机体内阴阳相对平衡,起到防病保健的作用。云南素有“春吃芽,夏吃叶,秋吃果,冬吃根”之说,而《滇南本草》中涉及诸多兰茂四时采挖及使用的中药,如春季采挖的天麻、葛根、三七、何首乌等药物及春季食用的瓜果蔬菜类慈姑、芹菜、芥蓝、茼蒿、香蕉等;夏季采挖的藿香、香薷、马齿苋、灯盏细辛、金银花等药物及夏季食用的瓜果蔬菜类桑葚、刀豆、茄子、白土瓜、豇豆等;秋季采挖的人参、党参、天花粉、重楼、白及等药物及秋季食用的瓜果蔬菜类南瓜、苹果、花红果、菠萝蜜与食用菌类等;冬季采挖的天麻、桔梗等以及冬季食用的瓜果蔬菜类芥菜、萝卜、酸角等<sup>[10]</sup>。兰茂充分结合云南地域、四季气候等特点,因时而用药。兰茂亦十分重视养生,如《滇南本草》一书中反复论述延年益寿,其中明确记载鹿衔草、天门冬、山药

等数十味药物久服具有延年益寿功效;《滇南本草》中韭菜子、还阳参、鸡肾参、千针万线草等有补益肝肾,延缓衰老之效;黄参、莲子、人参、血参、赤小枣等具有轻身之效;黄参、人参、血参、龙眼等具有养神益智之效。兰茂既传承中医药传统理论,又充分结合云南四时独特的气候等,在养生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。

## 6 小结

“因时制宜”在中医学中被认为是不同疾病病因病机、四季寒热温凉、人体阴阳血气盛衰、四时主脉等不同<sup>[11]</sup>,因而临证处方用药亦不相同。文章以兰茂著作《医门揽要》《滇南本草》作为主要研究依据,初步对兰茂“四时用药”规律进行探析,他在《医门揽要》中提出夏秋季暑邪致病多以耗气伤津或伤阴、夹湿为主,治疗当益气养阴祛湿,如清暑益气汤、十味香薷饮、小柴胡汤等;而秋冬季节感寒只宜温以散之而不可表,如产妇血虚感寒,只能补血散寒,以四物汤、十味补中汤等治疗。这些都体现了兰茂“因时制宜”的用药思想。笔者发现兰茂著作中有关时令用药的条文记载零散,对于我们理解其时令用药思想造成一定困难,但是充分理解和挖掘兰茂“四时用药”理论内涵,对于发扬滇南医学文化,提高中医临床疗效,具有重要的理论与临床意义。

## 7 参考文献

- [1]张登本.全注全译黄帝内经[M].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08:17-38.
- [2]贺俊,蔡林.李东垣《脾胃论》四时用药学术思想探析[J].四川中医,2023,6(3):15-18.
- [3]兰茂著.重订医门揽要[M].管暄,管潜,校订.楚更五,李平,整理.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2007.
- [4]凌耀星.难经校注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3:41.
- [5]张仲景.伤寒论[M].钱超尘等,整理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.
- [6]王培.《脾胃论》四时用药特色探析[J].人人健康,2019(23):207.
- [7]于乃义,于兰馥整理.滇南本草[M].昆明:云南科技出版社,2004.
- [8]高雅婷,包素珍.李杲四时用药经验探析[J].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7,29(3):86-87.
- [9]马洪微,王玉凤.孙一奎关于“四时节律”的应用探析[J].中医药导报,2022,22(8):108-110.
- [10]郑进,张超,钱子刚.云南民族药大辞典[M]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9.
- [11]沈丽菊,史亦谦.四气五味小议[J].浙江中医杂志,2008,43(3):175-176.

收稿日期 2023-11-06